

繁星哲語

個人歷史與創作

一位研究者作過這樣的總結：突出的個人主義，開放的多表現乃香港藝術文化的一個特色；香港藝術家創作策略，乃停留在自我的空間，主動地決定自己的藝術路向，不受外在情況影響。換言之，最後的創作動機乃個人生活經驗的表達和藝術語言的探索，社會政治的題材或回應都不過是從個人出發引申。

另一位研究者在訪問了多位活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香港藝壇的裝置藝術工作者以後，也作出近似的總結和補充。他觀察到這批藝術工作者在創作上仍處於摸索階段，作品趨向多元和跨藝術類別的性質，如仍要說同，便可粗略概括為個人化的傾向，性別問題的探討以及跟社會、歷史和政治的對話。如仍要說他們作品中的「香港性」，便是正面意義混雜多元、不斷在游離拆建的性質。

以下的說法早已成了濫調：「香港人對政治是普遍的無知及冷漠，那是因為我們來自一個難民的文化，進入殖民地的歷史裏，未能控制自己的命運，未能發發一套政治語言……。」藝評人開始指出新一代藝術工作者如何通過看來非常個人的歷史回顧，從中表達對周遭社會及政治的回應，因為「個人就是政治」。沒有任何政治口號比個人在這個城中成長的真實故事，或在回憶中對參與本地歷史的意義重構（無論當中有多大的主觀偏頗）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

文晶瑩在她的《廢物物》（一九九六）中把地盤廢物唯在一起，再插上鏡子，把幻燈影像中的西環反射成碎影，表達她對西環的感覺，就是從自己的觀點和印象出發，述說城市的浮光掠影。擅長搜集個人舊物或以精緻物品訴說個人故事的洗純，在《瑣事記》（一九九六）中以三十二幅小畫記載連串回憶，內容包括寵物、夢、一個動作，交換過的禮物，還有自己和朋友的指甲和粉刺（！）等；最動人的還有她那幅《我》，自畫像中的蒙上面巾跟弟弟嬉戲，那童年記憶凝結了她在這個城市成長的感性基礎。

本地另一位視藝工作者梁美萍在一個展覽中放置三張桌子，桌子底下放置自己的出生證明書、學業成績表、家人的結婚照。梁又在另一個作品《香港此時此地 | 咫尺天涯》（一九九六）中掛置從香港和離島搜集的大大小小的舊信箱、內置環境錄音，讓觀者走近時接聽音響，表達了對香港舊社會氣氛的回憶與懷想。其於一九九七年的裝置作品《從頭開始》叫觀者置身於紅色房子裏，聽著音樂，在音樂盒子上旋轉身子。紅色房的四面牆紙，用的是我們童年時常見的紅花棉布

被袋圖案，因此一見便興起回憶。這作品把回顧的姿勢、濃烈的感情帶至高峯；訴說對香港家鄉的親切感，永遠是以個人歷史作為情感的記憶建築的支柱。